

我的科伊伯帶

——我與科幻小說

駱以軍

很奇妙的，也就是這樣一個十年，我自己從四十五之齡，發生了回頭看如此劇烈的「從內到外，上下四方的經歷、感覺」。第一，是我真的進入網絡世界，那之前的我，完全是電腦白癡，持續了二十多年閱讀紙本書的「深閱讀」習慣。但大約就是十年前，我掛上了網絡，甚至可以說是酗癮的程度，閱讀習慣被大大破壞，貪看 YouTube 上的各種垃圾影片。這之間我迷上了壽山石，在淘寶買石，逛各種（我錯過、遲到了十年）大神級藏家在帖子上，關於壽山石的各家雕刻大師、各種技藝、各種傳奇、各種如今已失傳的品種。這是年輕時的我可能想像的我。我也是在這十年的頭幾年，迷上量子力學，是透過網絡搜尋詞調解釋，逐步蓋起內在對我這青少年時晃蕩失學，無任何理工科基礎的腦袋，一個變幻弔詭、微觀卻無垠的大教堂建築，然後，我可能是生吞活剝各種視頻上，講解維度、時間、空間、宇宙與信息宇宙的科普視頻，真的，這變成活進一個「大腦被加掛快速、壓縮檔、範疇比之前的我大百倍」的資訊世界而不自覺；請不要罵我，我也是每晚透過視頻，看了無數那種把人家經典科幻電影、日本大導演（譬如溝口健二、成瀨巳喜男、黑澤明）的電影，像壓縮檔印進我的腦額葉裏；還有一種講述世界各離奇兇殺懸案的視頻，那每個兇案的詭譎、機謀、心理演劇，都不輸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小說中的情節，對我像本能背棋譜，但同時就覺得虛無惘然。有一段時間我也看美劇，那些超強的，莎士比亞在二十一世紀的學徒們，但蜂巢狀結構確實已像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命運交織的城堡》（*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所說，維度錯織繁複，人在重案鑑證科、或怪病的現代醫學追蹤知識、或美國高級權力世界的博弈遊戲，不可思議的多股系統、迴圈、懸疑、反饋罪與小小的良知，那許多根本是我這在小小島嶼之人，無需知道的知識：律師世界、黑幫毒梟的世界、金融或貨幣戰爭、美日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每一個小島那麼慘烈、殘忍，每一場登島戰役的詳細經過、海戰時每艘艦艇的名字、死傷數字、指揮官名字、戰術與運氣的旋轉輪、人類的祖先可能是外星人的各種證據……

第二，是這十年，我真正有機會比較尋常，甚至是某幾年，比較頻繁地進入真實的中國。我在北京、上海、廣州，不同的機會，遇見一些比我優

秀、強大、有教養、有全球觀的比我年輕的人，非常不可思議，這是和我年輕時讀阿城的小說、莫言的小說、王安憶的小說、余華的小說、韓少功的小說、李銳的小說，完全找不到銜接處的全新人種。他們似乎是被派來接管一個比我能想像，大許多許多倍的超大太空船，那樣的全新人類。但同時呢，我迷上了諸如《華山論鑑》、《觀復嘟嘟》、《國寶檔案》、《尋寶》（走進南京、徐州、或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等視頻節目，如同我後來寫進小說《匡超人》裏，那幻之又幻、審美教養極高、價格也瘋狂的宋瓷、明青花、清三代官窯的高門檻辨真辨偽，但有那麼多大叔大媽抱出那些被破壞和保存之物、被造偽和鑑真之物、假的故事和真的故事，那些專家和那些抱着「薛定諤之貓」——判死之前就是真的、活的——那些「故事」上來，成為眾人圍觀、嘆息的秀。這同一時期，我迷上並反覆重讀《儒林外史》、《金瓶梅》和《紅樓夢》。似乎那是一幅唐卡，把所有的狡詐欺蒙、男盜女娼都壓縮繪製其中。

這對我內心的痛苦、撕裂，可能超出我年輕時能想像，沒入「小說」這個海洋，那遠遠無法掌握的分崩離析。譬如陳冠中的《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或黃錦樹的《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或董啟章的《後人間喜劇》，那對我都像是人類心靈最初從玻璃的透鏡，觀看到細胞，或是木星，或是後來的DNA螺旋體，有一種可能，就是我若是精密微觀、着魔瘋狂記錄我所身處的這個「時空壇城」，它就是相對於「中國」的異托邦（heterotopia）。而其內卻確確實實有真的流動、生命的火苗、失落的夢境，每個個體光要記錄下他，如卡爾維諾在《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月光映照的銀杏葉地毯」一章中所說：「漫天飛舞的銀杏葉的特徵在於：事實上，在每一刻，每一片正在飄落的葉子，出現在與其他葉子不同的高度，因此視覺感官所坐落的空洞而沒有感覺的空間可以區分為一系列的連續平面，在每一平面，我們發現一小片葉子在旋轉，而且只有單獨的一片。」

但問題是，我又不只是個「寫小說的人」，我也活在那個岔出於1949，其實數量頗大，我父親身在那個的那個，比當時的考古學家發現之高昌、樓蘭，甚或西夏，其實規模或都要大的一個「平行宇宙」嗎？當然它其實正在或已經消滅了，真實的貨幣意義不在了。它的覆滅，其實合於物理學，如冰塊融解於湖泊，我身邊的許多人，或許可以將之描述成「武裝難民集團」，而我無法回嘴，因它確實以時光資產而言，不等價於我那些情感連續到「台灣」而非「民國」的朋友所擁有。它又確實和這個我們說的「中托邦」或「異托邦」的那個中國完全無涉。它的暴力，它的老大哥化，它不同時期傷害並甩出其太陽系的，像波拉尼奧筆下的那些真正「斷肢殘骸者」、內向寫實主義詩人們，這些，其實在我這一代人身上，被隔絕着，冷戰着，防禦且惘惘威脅着。像失控的太陽，我作為我父親這輩人的下一代，一直被教誨，算你運氣好，當時你老爸抽腿跑得快，能登上其中一艘碼頭的擠滿螞蟻般恐懼之人的大輪。

我或許多像我這樣的人，沒被那擴大的太陽火球吞噬。這形成一種，90年代以降，一直到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吧——黃錦樹曾將台灣我這被「60後」（我們叫「五年級」）的小說家某幾個（包括跟台灣小說血緣頗深的董啟章），稱呼為

「內向世代」，這個定義的這些人各自創作年紀都在三十出頭，後來其中有多位自殺了（邱妙津、袁哲生、黃國峻），有幾位後來沒寫了（譬如黃啟泰），但延伸到一位非常重要的「最後的麥田捕手」：童偉格（我私心認為他的《西北雨》是台灣這二十年來，最好的一部長篇）。包括更強烈意識的「現代主義者」黃錦樹，但其實他的小說有非常深井般的靈魂、瘋狂、拉美作家或魯西迪（Salman Rushdie）、葛拉斯（Günter Grass）這些作家所創造出人物的怪異、進入一個奇怪故事迴圈裏的「變形記」，這些分布在他不同時期的短篇中的怪異、人間失格者、消失於叢林黑暗之心的狂妄造夢者（有時有魯迅、郁達夫，或晚清民國曾進入一類似艾可[Umberto Eco]《波多里諾》[*Baudolino*]那博學唬爛王的不知真偽的，國境之南的如煙消逝之地圖），我私心以為比後來被圈畫進「馬共異托邦」的典律，其實更充滿一種華文小說朝着二十世紀小說峽谷飛行的創造力。但很可惜，這些可能與「那個中國」離逸、內在的鐘錶蕊心和不論從莫言、余華、王安憶、賈平凹，甚至王小波、顧城，乃至後來的閻連科、金宇澄，都完全不同設計圖、小說能展開的機械複瓣、早就被「家國」甩離其太空艙外。各人之後二十年創作際遇差異極大的，原本就活在一異托邦裏，但或許又在這局外的實驗室裏，研發，將來的讀者也許在其身上，找到更多的波爾赫斯（Jorge L. Borges）、昆德拉（Milan Kundera）、大江健三郎、卡夫卡（Franz Kafka）、納博柯夫（Vladimir V. Nabokov），甚至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飛行器殘骸。我的情感是，這個「科伊伯帶」（Kuiper belt），漂浮着，其實頗奢侈浪費的，並沒有被嚴肅或更對等耐性閱讀的，有蠻幾個非常帶着時光靜謐、小說（曾經那些歐洲小說、拉美小說、日本好小說）曾帶給我們的「萬鏡之廊」（童偉格的話）。我一直覺得它們本來就自成一個個異托邦的奇異光輝。也許這些曾經的奇異飛行器，包括舞鶴、朱天文、郭松棻、李渝、張貴興這些名字。

科技和科幻或許是血源頗遠的遠房，包括《黑鏡》（*Black Mirror*）中那些短而驚悚的「異化」、「永恆詛咒的密鏡」；可以將人腦中記憶數位化，如看電影快轉、倒帶、停格；包括波士頓動力公司（Boston Dynamics）的機械狗；包括這半年來人們津津熱道的「元宇宙」。這兩年因為疫情，我身邊的朋友（並非生物醫學背景出身）幾乎都能談些從「老高與小茉」、「自說自話的總裁」、「李永樂老師給孩子講物理」看來的最前沿科技新知，我自己也透過網絡腦捕了許多關於病毒、疫苗、人類體內的古老寄宿細菌或病毒（甚至人類的神經細胞，或憂鬱症的謎因），或許人類、這個現代智人獵殺滅絕其他古人類，或地球絕大多數生物的歷史。或者說是，大腦是一個最貪婪奢侈的超級獨裁者，身體其他的器官全是它的奴隸。或許宇宙的、關於時間的、空間的，其實以現代人七八十年壽命，並不可能真正經歷專業學習而穩固基礎知識的，和習慣性的觀測差距如此之大的，以前可能是從波爾赫斯小說中，才得到的「無限」、「淵博」，奇異結構與內在肌理的巴洛克大教堂之震撼與虛無，豪奢同時自覺渺小。它於是動態地在許多環節分岔處，勒緊我們的倫理學，其實可能是通俗劇——不，是男女、經濟、死生關係纏繞的「金瓶梅式」，像煙燻玻璃小鼻煙壺內畫的精微春宮畫，或如那些敦煌紙帛的繁縟裝飾之佛造像畫——的另一面，《神曲》，

或說就發生在我這一代人生命階段的三十年，活在一座現代大樓空間感的都市。既非紐約、巴黎、溫德斯 (Ernst W. Wenders) 電影裏的柏林，而比較像東京的贗品。而這之後人類將遷居何方的「出埃及記」，有許多電影，它的「虛實結構」其實已經對我的大腦是這方向感誤的極致了，到頂了，譬如《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1982 [港譯《2020》])；《啟動原始碼》(Source Code, 2011 [港譯《危機解密》]) 那火車中不斷返回的八分鐘；譬如今敏的《盜夢偵探》(2006)；譬如《超時空攔截》(Predestination, 2014 [港譯《逆時空狙擊》])；就是那裏頭的男的、女的、女兒、父親、追兇者、恐怖份子、說故事者、聽故事者，都是同一個人；很像波爾赫斯的《一個不為人知的奇迹》(El milagro secreto) 或《歧路花園》(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它很難再以這樣巧妙的設計，讓同代的我們感到這時代的伊底帕斯 (Oedipus)、杜子春，或奧德修斯 (Odysseus)，那種巨大的頓悟與會心一笑 (或是機伶伶打個冷顫)。但又有諾蘭 (Christopher Nolan) 的《全面啟動》(Inception, 2010 [港譯《潛行空間》])、《星際效應》(Interstellar, 2014 [港譯《星際啟示錄》])，或者說，劉慈欣、韓松。

2014年我出版了長篇《女兒》，那幾年時間整個纏魔於量子力學各種描述的「不可描述性」，包括一組龐大的「感覺」、「追憶」，譬如《紅樓夢》、《金瓶梅》，乃至《海上花》的某一章節，那個傳遞是「粒子態」，或是「波函數」？或者，所謂的「一觀測便無數量子坍塌」。包括「量子纏擾」，這對我都是非常有感、且有意識地在其中探索，或實驗，可惜後來的評論甚少有用量子力學的任何概念介入者。於是我後來發現，如前所述，即使是諾蘭，即使他建立了一個讓我們「產生科幻」的奧秘、震撼、虛無，即使《星際效應》最後，那感人的父親因進入黑洞，時間的延緩流速，他遇見了年老將死的女兒 (未來的)，這已遠比年輕時那些《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1985-1990)、《十二隻猴子》(12 Monkeys, 1995) 要扎實踩在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之後的物理學地板，但還是通俗劇的情感迴圈。如果我們搔耳撓腮，打開頓悟、靈光一閃的松果體，認定《紅樓夢》就是一量子電腦的模型，但它也只能是某種人類，人世，難已設定控制組，而在不可測的無數組事件三維屏上發生，然後將其疊加，是難以遇測的流浪、換算。並不代表有某種從第一個句子開始，就超展開，以量子態同時從第二個句子，以等比級數展開。比較可能的詭計，是《哈札爾辭典》(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如我在《西夏旅館》最後的「圖尼克造字」，它想說的是，讀者您從第一頁一路讀來的百分之九十九，對這本書的「感覺領會」，其實都只是因為那每一個字都是漢字，是縮減了時光展幅與皺褶的單字，但通過「圖尼克造字」，那滅絕不存在於世的「西夏時光」，一個字其中包含的情意、回憶、光的流動，所乘載的仇恨、哀愁、恐怖，等等，一個字其實是一個短篇的當量。是要用這種文字的擴散，來重讀一遍《西夏旅館》啊。但這其實也是學波爾赫斯的《記憶力驚人的傅涅茲》(Funes el memorioso)，或《環墟》(Las ruinas circulares)、《阿列夫》(El Aleph)，等等。

我感覺是，很像劉慈欣《三體》小說中，那種是時間不夠長，一種文明難得出現智者，在太短周期的「全部燒毀」，全部無法累積。它們成為一些彼此

沒有延續性的孤立發明，一定一定會被這文明非常奇特的，一改朝換代，就全面清洗、摧毀的統治者性格（摧毀前朝的精神資產）有關。文人很大的精力還是在奴媚那暴力化的統治者。台灣這幾年的政權轉動，與文人們集體的失去過去二十年的「野放」、「多物種的實驗」，對當朝的詩意化、同儕動漫語言的單一情感，讓我非常詫異。我也不認為中國大陸現今這樣的國家對文學作品的檢查、看不見的威脅，十年二十年下去，能長出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波爾赫斯、波拉尼奧、庫切(John M. Coetzee)、昆德拉、大江健三郎、奈波爾(Vidiadhar S. Naipaul)、魯西迪，甚或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這樣思索人類更複雜迴旋形態的大小說家。因為小說家本身的文化教養，都被「三體式」的短周期暴亂給截斷、消滅。

如果小說，或說二十世紀由歐洲擴散至拉美、印度、日本、中國的那些好小說，窮其一生解讀也只能補上破碎背景更多其歷史、個人史劇烈形成「心靈的力量之建築」，他是我們這些洞穴裏的人，透過光的輾轉投影，投擲我們想像的某種「光暈帶」，我們在較長時間的持續閱讀，投放到這光暈帶的體會、學習，莎士比亞式的人物扭力、或梅鐸(Iris Murdoch)《大海，大海》(*The Sea, the Sea*)那樣各有教養的男女之間的「愛的教育」、或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奧茨(Joyce Oates)告訴我們一種如夢似幻的神秘老時光的城市「活在其中的藝術空氣」、波拉尼奧那種人被更久遠前的暴力掏空，但作為創傷者的這些異鄉人，如何還在追尋那小說之謎的「最濃郁的詩本質」，我們同樣在這「光暈帶」享受着川端康成、納博柯夫、門羅(Alice Munro)、卡佛(Raymond Carver)……就像博物館裏陳放着帕德嫩神殿的希臘雕像殘骸、中國金代的菩薩、宋代汝窯、曜變天目，或一幅常玉的畫，我們該往哪裏去呢？我們為何這麼痛苦，又比一百年前的祖先幸運？我們是否失去對未來的想望，所以終只能當班雅明式的拾撿破碎殘骸的流浪者（且還搞得那麼喜慶、認真造偽、瘋狂搶漏）？這個屬於中國的「科伊伯帶」，是否渺小的飛行器必須飛兩百年、三百年以上，那些泥沙俱與，從魯迅、沈從文、張愛玲小說後這一百年，沒有改變的冰霰、刻薄的、自私的、貪婪的、無計可施的、黑白無常的、臭烘烘群聚成團的……也許我們這代人的此生將盡，也飛不出那超乎想像的範圍與稠密。更長時間的疊加，愈後來的子孫，或許愈能整合、體會那現今所謂的「超現實」，我們的心靈，或只是像某個海邊岩礁裏的一隻藤壺，不，應該至少已是一尾軟骨魚了，它只能對這些能理解的荒誕、恐怖、威脅，但那不祥的、劇烈改變的、漂到身旁同類死亡的狀況，或一切將愈嚴酷的惡劣生態，回應小小的一絲電波吧？

駱以軍 台灣作家，著有詩集《棄的故事》，長篇小說《月球姓氏》、《遣悲懷》、《遠方》、《西夏旅館》、《女兒》、《匡超人》、《明朝》、《大疫》等，獲得「紅樓夢」獎、《聯合報》文學獎等。